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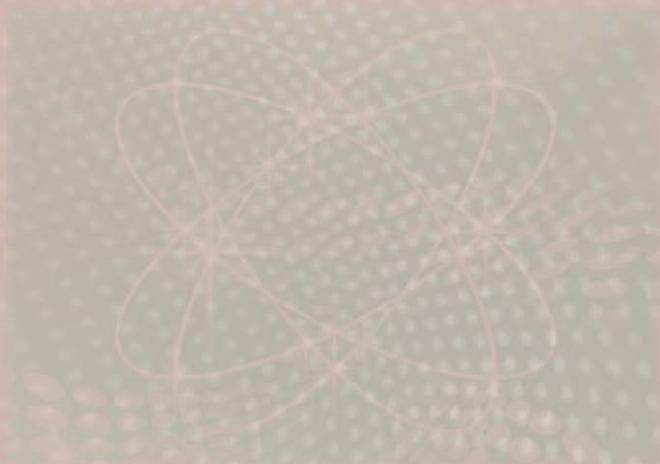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少年文学丛书

# 琥 珀

(下)

(美) 温莎 著

李金平 编译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琥珀(下) / (美)温莎 著; 李金平 编译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2. 5(2009. 4 重印)

(世界少年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80171-124-3

I. 琥… II. ①温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565. 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9507 号

书名 琥珀(下)

著者 温莎

责任编辑 门书文

封面设计 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40×920/32

印张 200

字数 4500 千字

印数 1-3000 册

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总定价 396.00 元(全 20 册)

## 第四部

### 第三十三章

船埠头上密密麻麻的人忙碌着。

金漆船头在日光底下交耀着，它的高大桅樯都已剥了帆，多得同个枯树林。这里有很多是跟荷兰人作战的军舰，开回家来要修缮清理的。所有的裂缝和绳索都要重点修复。到处都是水手和脚夫，全部都在卖力地起卸标新货，顶楼上面依然飘着荷兰的国旗。但也夹杂着许许多多残废和受伤的人，有的蹒跚地走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卧着，都伸着手在乞讨。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人理睬，很是凄凉。因为海军好久没有关饷了，有些海员自己都要饿死了。

琥珀从马车里跑出来，和暴风和显芝一起向埠头走去，同时不忘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面挡住那酷热的太阳。当她走去的时候，那些叫化子都想行乞或做一些轻浮的举动，但她专心致志在寻找嘉爷，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。

“他在那儿呢！”说着她就跑起来，高跟鞋在船板上的响声竟惹得嘉爷转过头来，“波卢！”

她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他的面前，气喘吁吁却不忘装起了一个笑脸，盼望他立刻跟她亲一个吻儿，可是他只低头看她一眼，却是一脸的怒容，又显得非常疲惫，满头大汗。

“你头脑发热跑到这里来啊？”

他一边说一边向周围那些对她轻浮的人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因她的大衣没有扣扣子，露出底下那件黑缎的裙子，耳朵上面和手指上面又都华丽地闪耀着翡翠圈儿，所以大家更加注意她了。当时她听见波卢

那种愤怒的声音，觉得顿时失望而难受，不免也有些羞愤起来。可是看到他那种疲倦的样子并非出于假装，她又恨不得将他搂到怀里——她对他的爱情带着一阵酸楚味儿。

“怎么，我是急着来看你的呀，亲爱的。”她温柔地说道，“你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他展出一个有些惭愧的微笑，仿佛愧悔自己刚才的举动，然后拿一只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。“当然我是觉得的。”他看了看她的肚子。“孩子已经生了么？”

“是的——一个女儿。我已把她取名苏莎娜了——哦！”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便觉有点亏心似的。“萨默尔死了呢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今天早晨听人说的。你怎么还待在城里呢？”

“我留下来等你呀。”

“你不该等呀——伦敦太危险了。孩子呢？”

“我送她同拿尔、考居尔到乡下去了。我们也可以去——到那里去和他们见面——”她带着期盼的神气朝他看看，害怕他说他还有其他的事儿。

波卢挽住了她的臂膀，一同回她的马车来。他们一路走一路谈了起来。“你得赶快离开这里才是呢，琥珀。你真的不应该来，船上有传染病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但是我不怕。我已经备好一支犀牛角了。”

波卢笑起来但并没有稽笑的意味。“犀牛角——我的天！你用普通的海牛角也是一样的。”

他们走到她的马车边他将她扶上车去，然后也将身体探进去继而小声的和她说起话来。“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，我的人手里边也已经有人染上瘟疫了。”

琥珀受了很大惊吓。“可是波卢。”她低声说道，“你要怎么办呢呢！”

“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，捕获到的荷兰船只中，也有几条上面的人患了病，我们就连人带船统统沉下去了。可是后来我们自己的水手也有三个人感染了，昨天晚上都已挪开了，还好今天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新病人。”

“哦，波卢！这不行！你得走——哦，亲爱的，我是吓傻了！你身边带着可以保佑你的东西吗？”

他以一种非常不耐烦的神情看了她一眼。“我现在不能走——我要等到一切东西都卸完才行。可是你必须走。你按照我说的做吧，琥珀。我已经听到有人传言，他们不久就要把城门统统都关了，以后再也不准人出城了。你趁机会赶快走罢。”

她固执地看了看他。“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会走的。”

“哦，天呀，琥珀，你不要太糊涂吧！做完这些我可以去找你的呢！”

“我不怕染病——我从来没有害过病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卸完货？”

“要到晚上了。”

“那太阳下山时再到这里来找你。拿尔带着孩子在屯马厩等我们，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会他们。现在我在圣马西胡同有一个寓所了。”

“那么你赶快回去等我吧，千万不要跟人家说话。”

说完他就急忙回去了，她殷切地目送着他，急切盼望的一双眼睛像个小孩子似的。他走了几步又回来看她，给了她一个安慰的微笑，又懒洋洋地向她慢慢挥了挥手儿，然后走下埠头融进人群里去了。

她深知他对于她平时相信的许多东西都认为是没有道理的，犀牛角就是一件。不过她把一只犀牛角钉在自己的衣服里面，便觉得十分安全，尽可以安心的走到外边去备所需的一切，因为她欢喜的认为明天早晨一定很早就要离开这了。她向青钟饭店里去定了一席饭，那是林肯馆广场里的一个有名的酒家。她已经把所有的银器都储藏到牛散达那了，但她厨房里还有许多器皿，还可以把一顿晚餐布置得体的体面面的。她又饶有兴趣地花了半个多钟头尝试着把几条食巾折得尽量美观，然后跑到院子里去，采了一大束蔷薇花儿，拿一只花瓶装起来，预备放在餐桌上。

她对于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做得很有兴趣，希望这些能让他舒服高兴。她觉得这次瘟疫倒是给了她机会，因为借此他们可以相聚几个星期，或者几个月，或竟至一辈子。她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。

在她动身前的最后一些时间，她一直都在梳头，修指甲，又十分仔细地搽着脸儿，因为她希望见他时，总是能够特别动人，以便博得他另眼看待。后来她站在沿街窗口时，看见底下又是一支出丧的行列。她心中大为厌烦，因此她急忙转过身，披上大衣出了门。

这时码头上面已经没有了人，所以她的马车辘辘的轮声显得特别响亮。波卢正跟两个男人在那里谈话，她对他摆手示意，他竟连笑也不笑，他像是更加疲倦了。一会儿时间，三个男人一同走到一条船里去，顿时都不见了。

琥珀只得坐在车里等，便有些觉得烦躁起来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么久还不来！他跟我已经十个月没见了，为什么定要忙在这一时呢？他一定是回到那该死的船上去喝酒了罢！她一边猜想一边不住地摇扇子让自己凉快一些，又叹了几口长气，皱了几下眉头，然后还是重新

收起了怒容，让自己镇定。一会儿太阳下山了，它的余晖在水面上，一点微风吹来，霎时间颇觉凉爽。

又过了半个钟头，这才看见波卢过来，其时琥珀心中已从无限的期待变成愤然的怨恨了。波卢跨上车，便重重地坐下去。她将他瞪了一眼，口气尖酸地说道：

“唔，嘉爷！你到底还是来了！我没耽误你的重要公事罢！”

此时马车已起步了。“对不起，琥珀……我实在太忙了……我……”

琥珀马上后悔起来，觉得自己好像心眼儿太小，因为她看出了他的眼睛血红，即使凉风习习也仍旧满头的汗。她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疲倦过，于是伸手去捏住他的手。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我清楚你不是有意叫我在这里久等你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忙，并且忙了这么长时间呢？现在船上的人也不是傻子，他们自己总会起货了。”

波卢笑了笑，抚摸着她的手指。“他们自己当然会起，而且都想让我叫他们起呢。可是这些战利品都是要送给万岁爷的，而且他现在要得急。这班水手许久没有拿到钱了，人家拿到纸票兑不到现钱，也都不愿意来工作——那班商人听说没有钱，也不肯供货了。天，在这里待上一会儿，就会听到一番伤心的故事，无论是谁听见也要流泪的。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——昨天染病的那三个人都已经死了，今天又有四个人害起病来。”

琥珀惊恐地看着他。“你拿他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送他们去医院啊。我听人说，现在各城门都有把守，没有健康证明书的人都不能出城。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，不过你用不着担心。我早已经替你也领到一张了。连苏莎娜也有呢。领那个真是麻烦！市长衙门前的那条街上挤了半里长的人。”

“如果没有规定地乱发，这种证明书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”

琥珀伸出她的一只手，将三个手指得意地磨擦起来。“只要你肯出钱，就连一个死人也可以领到健康证明书。只要给五十镑，他们就一句都不问了。”这时她顿了一下。“我现在很有钱，你知道的。”

他毫无精神地坐在那里，仿佛累得要瘫软了。可是他给了她一个隐约的微笑。“那是肯定的。你现在觉得很满足吗？”

“哦，我当然很满足呢！天，现在有很多人追求我了！伯爷、汤爷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别的许多人！我却没有任何表示，你想这是多么有趣啊。”说着她真个笑了起来，仿佛沉浸其中，眼睛里闪出一种奸恶的满足，“哦，天，我才知道有钱真是一桩好事情！”

“是的。”他同意道，“我也认为你这话不错。”

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说道：“我不晓得这回的瘟疫要持续多久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唔，我还想过一个月就回到海上去的——可是没有人肯签订合同，而且去了确实也不安全——他们前些时候遇到一些荷兰的船只，竟满船都是死人。”

琥珀没有发表言论，心里却在暗暗地高兴，以为世界上如果必须有瘟疫，这回瘟疫却是帮了她的了。

马车终于到了她的寓所，她在他的前头满心欢喜地奔上楼梯去。她回忆了十个月来的离愁别恨，但是这一刻就全部填过来了。这样的快乐，这样近乎痛楚的狂欢，这样无限满足的滋味——这些情绪都不

是平时可以体验的，无论两人相爱得多么热烈。这些情绪都得用寂寞和渴望来培养，只有经过长久的别离，方才能如花朵一般尽情盛放。

她旋开门锁，用力把门推开，然后急忙转过身子迎候着。

可是他似乎爬不动楼梯了，慢吞吞一步一步在那里挣扎，那副神情也很是怪异，简直换了一个人了。到了楼梯顶，他疲惫地歇了一口气，继续向前走去，进了她的卧房。琥珀看见这情景，不由有些害怕，丧气得对着墙看视了半晌。然后她旋转身子，见他虚弱无力的落进一张椅子上去了，霎时间她的满腹欢欣变成了一阵恐怖。

他病了！

但她立刻推翻刚刚的想法，并且带着几分迷信的愤恨，恨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。不！她努力告诉自己，他并不是病！他只是疲倦和饥饿罢了。给他时间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，就会像以前一样强壮的。

于是她警告自己，不容自己再有莫明的想法，便展开了一阵欢欣的微笑，走到他身边，利落地脱下大衣，撩在一条臂膀上。他也抬起头来回了她一个笑脸，却又同时轻轻发出一声叹息。

“唔——”她说道，“你觉得我的寓所怎么样啊，你喜欢吗？样样东西都是最流行的——一律都是外国货。”她露出讨喜的表情，向四周围摆了摆手儿，但当他环视房间里的一切家具的时候，她就又殷切地盯住他看了。

“这很好，琥珀。请你原谅我失礼。坦诚地告诉你罢，我是真的很累了——昨天一夜都在船上忙。”

这一句话倒使她安心。一宵都没有睡觉！还有谁会精神十足的呢？那么他不是病了。哦，感谢上天——谢天谢地！

“我也预备了一切。来罢，亲爱的，让我脱下你的大衣和帽子——并且解去你的刀，刀真是太重了。”

他自己解下了刀，将刀递到她手里。她把东西都放在近旁一张椅子上，端了一个托盘来，上面放了两个杯子，分别装着水和白兰地。他感激的微笑，便去拿了一个杯子来，她将那些大衣、帽子之类拿进卧室去。

“我马上就来。我们马上可以吃饭了。东西都已预备好了。”

她跑进旁边的一间卧室，门没有关，一面脱去她的衫子，松开她的头发，一面欢快的跟他谈着话——仍旧希望他不像刚才一般样儿疲倦，会跟她进卧室去。但他只是继续坐在那里看着她，仍然喝他的白兰地，不怎么说话儿。这时她脱下了她的外衫和鞋子，剥去了她的袜儿，又把里面的衬衫解开让它自己落到地板上，又轻轻弯下身去重新捡起来。

“今天晚饭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烤鸭子，还有一个杏仁布丁，还有你最爱的香槟酒。打仗以来法国葡萄酒很少能买到了。天，如果我们跟法国开仗，就得什么东西都改新样儿，我真不知道怎样玩法才好呢！你怎么看？伯爷跟赛得勒还有别的许多人都说会这样——”她这番话说得很快，使得双方都没有思索的余地。然后她便披着一件白绸的寝衣，拖着一双银色的木屐，回到外间来了。

她缓缓走向他身边，他那一双绿色的眼睛黑得如同潭水一般。他喝干了杯里的酒，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和她面对面地对视了片刻，却并没有动手去碰她。她紧张的在那里等了一会儿，但他只皱皱眉头，转身重新拿起一杯酒。她只得搭讪着说道：“我去准备饭菜吧。”

她走进了厨房，那个菜馆侍者怕汤要冷还在用小火煮着。她亲手上过了汤，他们就开始吃了。其时双方都想要维持一种活跃的谈话气氛，可是总显得无精打采，并且不时要安静下来。

他讲的都是他曾经捕获五条荷兰船，都是非常贵重的；又说他认为英国跟法国一定会起战争，因为法国要跟英国争夺利益，并且要帮助荷兰，免得跟西班牙联盟。琥珀对他说的呢，又是一番她从伯爷和赛得勒那里听来的消息；说起罗斯托夫脱一战，如果不是卜克亨冒着伊克谷的名义下令停战，才让那个已经击溃的荷兰舰队得以逃脱，那么英国会有更大的胜利。还有一段她自以为更动听的，就是劳彻思特伯爵大胆地拐走大财主的女儿冒蕾姑娘，以致万岁很是生气，将他关在堡塔里。

这时他说到这顿饭菜很好，可是他吃得很慢，像没有胃口的样子。他就放下叉儿。“对不起。琥珀，我吃够了。我不觉得饿。”

她就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因为她的恐惧又开始加深起来了。他不像是疲倦，他好像真的有病了。“也许你该休息了，亲爱的，你一宵都没有睡过，现在应该——”

“哦，琥珀，这不能瞒你的，我已染了疫病了。原来我还以为不过是失眠，现在我已出现其他染疫的人的很多病症——没有胃口，头痛，眩晕，出汗，现在我又开始觉得恶心了。”说着他就摘下了他的食巾，推开了他的椅子，慢慢站了起来，“我看你要独个人走了，琥珀。”

琥珀直直地看着他。“我不会丢下你的，你总该已经知道了！可是我知道你没有染疫，你的精神也很好——只要睡一觉，我包你会觉得好些。”

他勉强地一笑，可是摇摇他的头。“不，我知道你是看错了。我只希望上帝保佑你不被我传染！我不能跟你亲吻，我是怕要——”他突然想起了什么。“我的帽子和大衣呢？”

“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!你必须待在我这儿!哦，天，像轻微的不舒适我也时常要有的，可是到第二天就马上好了。一点小病没什么的，不一定就是染疫!你如果没事——那么我们明晨就动身好了。若真有病呢——那么我也留下来服侍你好了。”

“哦，琥珀，亲爱的——你不能为我这么做，也许我等不到几天就要——”

“波卢!不要说这种话，即使你染了疫，我也会服侍你，一定让你好起来。我从莎娜姨妈那里学过看护病人。”

“不，这病会传染的——也许你也会生病。这种疫病是非常危险的。不，我必须走，去拿我的帽子和大衣来罢——一定快点。”

他背过身去，当初竭力掩饰的那种忧郁神情现在清晰表露出来了。

琥珀紧紧地搂住了他的一条臂膀，决计要把他留在这儿，即使是将他打昏过去也不在乎，因为他若撞上了巡街的警察，她知道巡捕就要把他当做一个醉汉抓去的——这种事近来常常有——或者将生硬的把他送进疫病院里去。现在她已相信他的确是染了瘟疫了，就决计留他在这里好好照顾。

“你先去火炉旁边的长榻上面躺一会儿，我马上去给你煎一服药来。你这种情形是必须待在这里了。我可以发誓，我一定会使你舒服些。我马上回来。”

她扶着他走到屋角的炉边。他虽然仍旧不愿意留在这里，可是早已经没有力气离开，一分钟之后，他就已头晕眼花一点儿都动弹不得。于是他只得幽幽叹了一口气，向一张满是垫子的长榻上倒了下去，闭上了眼睛。随后他像很冷似的全身都在颤抖，可是他的褂子已

被汗湿透了。琥珀马上迅速而轻声地跑到卧室里，拿了一条厚实的棉被将他盖起来。

这时她才稍微安心，知道他再也无力离开，大概不久就会睡过去了。于是放心的跑到厨房里，将拿尔贮的一些药草搬出来，然后找了个药罐儿，按着他的病症一味一味细心准备着。咳嗽草、狗舌头、酸果儿是治呕吐的；万寿菊、磁花菜能够退热的；圣诞蔷薇、车香草、龙葵儿是治头痛的；这些味药都按星象表配合起来，每样据说都和天上的星象相应，所以她深信它们一定能够减轻波卢的痛苦。

然后将一些热水倒进药罐里。但是炉里的火已经烧的很弱了，她就添上一点煤，并且放了一把木片，跪在地上抽起风箱来。终于炉火旺了一些，她就又急忙回到起居室来看看他，虽然她并没有听到卧室有什么声息。

他静静躺在那里，那棉被已经跌落了。他忍不住地翻动身体，眼睛仍紧紧地闭着，可是面孔已经有些扭曲了。她弯下身去看看他，重新替他把棉被塞好，他也睁开眼睛朝她看了看，突然甩掉她的手腕，将她用力地一推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的声音苍桑而沙哑，他那灰绿色的眼睛仍然在那里闪闪发光，可是他的眼珠已经红得肿起来了。“我叫你离开这里——马上走吧！”他最后这几个字似乎是用尽力气喊嚷了，说着他将她的手坚决地甩开。

琥珀惊呆了，以为他已发起狂来了，可是她让自己保持镇定，用一种平静而抚慰的声音回答他。“药已经煎上了，波卢，过一会儿就煎好了。你吃了药就能好就可以走。现在你先躺一会儿，休息休息罢。”

他就似乎突然安静下来。“琥珀，哦，你赶快走，不要再管我了！我也许明天就要死了——你在这里会被传染上的呢！”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。她突地用力一推，他就重新倒在枕头上，于是她知道，我至少是比他强壮了，我不会让他走了。

她在那里站着，低头注意着他，可是他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她就趁这空儿轻手轻脚地走出房去了；她找到一个戒指，不想一失手落在地上，不由吓得自己心惊胆颤。随即，她就听见房里有响动。

她拎起了裙子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起居室，见他已经站在房中间，毫无目的地在那里四下看视。她发出一声惊叫，连忙奔到他身边。

“波卢！你怎么起来了？”

他掉转头了，发怒般地瞪了她一眼，抬起一条臂膀叫她快走开，同时嘴里说着不知所云的话。她一把抓住他，他反过来一推，几乎把她推倒在地上，她又迅速向他扑回去，用尽全力将他拼命地拖。他打了一个踉跄，没有站稳脚，两个人儿一同倒在地上了。琥珀半个身子被他压在底下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，眼睛嘴儿都开着，却是晕了过去。

琥珀无力地躺在底下待了一会儿，又挣扎着将身子抽出，站起来。然后她蹲了下来，叉着他的两个膈肢窝，希望将他拖进卧室去；可是他的个儿和体重都比她多很多，她竟丝毫动弹他不得。她拼命地拖拉，同时吓得大声地喊叫，因为她记得暴风 and 显芝这时应该已经回到楼上了。

实在是拉不动，她就急忙转身穿过厨房，从后楼梯直奔到他们的房里，门也不敲就冲了进去。暴风、显芝正靠在边上闲眺吸烟，见她的样子都不觉吓了一跳。

“暴风——显芝！”她嚷道，“你们快来帮我。”

说完她就转身出来，重又打楼梯急忙跑下。那两个人熄了烟斗跟她跑下来，穿过厨房、餐室来到起居室，却看见波卢又已笔直地站在那里，两脚分得很开站着，做着—个把势，他站的不稳肩膀正在慢慢摇晃着。琥珀冲到他面前，那两个人在后跟着，却离开一段路，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。他向前走来，眼睛迷茫却凶恶地对他们瞪视着，仿佛嫌他们挡住了自己的路。他那样儿活像—个酩酊的醉汉，摇摇晃晃走不稳路。

当时琥珀一动不动站在旁边看着他，并且给他让出了路来。但是看到他踉踉跄跄随时都要栽倒的样儿，她的两只手儿担心地伸过去，却又始终没有碰到他。他穿过了起居室的门，进入了前室，当走到楼梯顶上的平台时，站住。歇—口气。他开始往下走，又突然哼起来，身子晃晃荡荡地连忙抓住栏杆。琥珀吓得尖叫起来，那两个人连忙抢先奔出将他扶住了，才没有摔下楼梯去。于是两人—起扶着，他就只得听凭他们把他拖回起居室去，他的头垂着，又没有了意识。

琥珀马上跑到卧室里，将罩被盖被都掀开，指挥他们将他重新放到那白绸的褥单上，然后脱去了他的鞋子和袜子。她看到那双袜子已经是怪黄色，并且散出—种刺鼻的臭味，是他身上向来没有的。她正要去解开他的褂子，这才意识到暴风显芝两个站在身旁，急忙抬起头瞥了他们—眼，看见他们惊恐地瞪视她，她就看出他们心里已经明白，刚才他们来帮扶的并不是—个醉汉，而是—个害疫病的人。

“你们都回去吧！”她见他们脸上那种恐怖的神情，心里很是不满，便呵叱他们走了。他们早就期望这—声，连忙奔了出去，砰地将门带上了。

他的汗衫被汗完全浸透了，统统粘在皮肤上。她捡起了身旁自己的一件小褂儿，将他身上擦干了。然后她将他的衣服统统都脱光把汗擦掉，拿条被头将他盖起来，又把枕头抽去，因为她知道他是向来不用枕头的。他又安静地仰卧在那里，只是有时会有几句不清楚的呓语。

她趁这机会急忙跑到厨房里，药罐里的水已经快煎干了，可是还没有完全煎透。她一边在那里等着，一边找找橱柜里还有什么食物。可是她平时都是从外边叫饭菜进来吃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储存，家里只有一些橘子饼、一碗樱桃、几瓶葡萄酒和一瓶白兰地。她站在那里想着哪几样东西必须要备办，同时又注意看着药罐里的汤药，又侧耳注意房里的动静。药终于好了，她将它泌进刚才的那只戒指里。那药的气味非常难闻，她用一条毛巾覆着送到房里来。

这时波卢正侧躺着，用一条肘膀子支着躺在那儿，见她进去，朝她看了看。她见床前面有一堆秽物，知道他刚才呕吐过了，他脸上满是尴尬的表情，对于吐在她的床前很不好意思似的。他好像要跟她说话，可是没力气，又无奈地倒回床上去。琥珀曾经听说有人染上疫病一天就死了——可是她直到现在仍旧不相信病症的变化能有这么快。

这时她又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了。

她跪在地上，开始擦他呕吐的东西，一面想道，我要请个医生来，至少他总比我多懂得一点。

她想给波卢喂药，波卢推开了，硬着舌头喃喃道：“我要喝水。我很渴，渴得要命。”说着他将舌头伸出来，仿佛等着拿水润一润，她却看见它是发肿的，舌尖上一片血痕。

她从厨房拿了一桶凉水来，他急切地一连喝了三杯，好像舒服了一些，重新倒回床上去。她看着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，便重新去找仆人们，等了半天也没有回音，她推门进去。

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只见一些琐碎的东西散落在地板上，旧木橱的门大开着，空了，还有抽斗柜的抽斗也散落在地上了。原来他二人已经拿光了东西跑掉了。

“溜了！”琥珀喃喃地说道，“这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”但她立刻转回头，又重新跑回卧室里，因为她一刻都放心不下波卢。

他还是躺在那儿，却不停地翻来覆去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，已经听不出什么话来，似乎已经昏迷了。她绞了一把冷水毛巾，摊在他的头颈，又重新把被褥按平，擦掉他身上继续沁出来的汗。然后她开始收拾房间，先捡起她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把他的衣服也晾了起来，又拿进一个盆子来防他再呕，又备好一个银尿盆。她一直忙碌着，惟恐手一停了就要心中惧怕。

已经差不多十点，街上也已经安静了，只偶尔听见一辆马车辘辘地滚过，或是一个照火把的仆孩歌唱而过。不多会儿更夫走过了，摇着铃铛并且叫喊：“已经过了十点了，是个晴天的夏夜——一切平安！”

波卢夜里一连犯了好几次恶心，每次她都着急地将他扶起来，拿着那个盆子去接着，一面又不忘帮他盖好被子。最后一次他终于吐出来了。吐了之后他想要下床，她把他挡住，急忙拿了那个银尿盆来。同时，她看见他的右腿夹里已经起了一个柔嫩的红肿，这就是疫肿的开头了，于是她希望的一切消失，只是不敢说出来。